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益智錄 第九卷

蘇成 鄒平縣蘇成，好為方便事。其居西十里許，道旁有孤柳，甚巨，行人每休息其下。蘇盛夏自邑歸，炎熱似火，急至樹下，摘笠解襟，當風而立。忽東來一瞽者，其行之速，目瞭者未必過之。瞽至，自言：「幸得到此，可稍憩息。」曰：「時運不好，半日未得一文錢，茲得柳蔭庇，試為柳占之。」既而曰：「喪氣！此柳將死，不啻為死人算命。」太息而去。蘇以為妄。未幾，來數人，各執攻木器，同止樹下。蘇問之，一人曰：「將伐此樹。」蘇大駭，曰：「此樹生於路側，若去之，行旅出於是途者，幾無休息處。」曰：「樹主鬻之，奈何？」蘇問價於買者，一人指一人曰：「賣於是。」蘇因與言，曰：「吾欲加原價數千，轉買於子，俾無伐，以便行人，子願諸乎？」答曰：「願之。」曰：「若然，樹價容日奉交。」蘇思：瞽者何能預知，仙乎？仙乎！急蹤跡之，曰：「先生何所算之樹不准？」曰：「誠然。餘算必有人買而植之。然世間鮮有此等好人，故未決斷。」蘇聞之，更駭，曰：「買而植之者即僕。」瞽人喜曰：「此方便事，君必逢凶化吉。」蘇曰：「僕正欲請教，敢煩先生細為推詳。」瞽指其掌曰：「他事且不論，今日君有奇禍。以君有買樹陰功，或有救星，然必能忍人所不能忍，方可免。」蘇大驚，急歸家。見妻與一少男白晝同寢，大怒，欲覓刀手刃之。忽憶瞽言，搖妻醒，叱曰：「起！誰與汝同臥？」妻曰：「何怒為？吾亦不知為誰。君意可寢此牀者為誰即是誰。」蘇曰：「可寢此者，唯吾與汝及吾女耳。」妻曰：「若然，君多此一問。」蘇察之，果其女。笑曰：「吾女何為男妝？」妻曰：「今吾生日，因無子，故戲令女男妝拜祝，以娛目前。」蘇曰：「汝母女二命，幾並喪吾手，幸緣吾一時之忍，實亦矇瞽仙之教。」乃歷言於其妻。蘇當年得子，卒時見曾孫焉。

虛白道人曰：忍之不可忽也，如斯夫。若蘇成所遇，實人所不能忍。彼獨能忍之者，固以有仙人指點；而仙之所以教之，亦為其有此一念之善行耳。不然，禍生魯莽滅裂者，豈少也哉！

顏星麗

顏映遠，字奎辟，星麗其號，陝西西安籍。弱冠游郡泮食餼，躓於棘闈，裹於科歲，年四十未獲鄉薦，時鬱鬱不樂。忽以行優得貢，出學，喜曰：「今遂夙願矣。」爰是蒔花弄石，把酒吟詩，釣於溪忘返，奕於林忘飢。凡名山大川、勝地名區，心所欲游，近則攜友同往，遠則跨蹇獨行。一日，入一僻境，飢甚，四顧寥闊，渺無村墟。仰視場上，炊煙幾縷從樹梢起，似有人居。既至，其人穴居而野處。巧而問之。與以蔬食，自云山姓。有女外窺，清揚婉孌，顏眸凝焉。山曰：「此僕息女。君如見愛，請事巾櫛。」曰：「願聞其詳。」曰：「野合其可。」顏以為非雅人高致，又睹此形跡，轉疑生懼。欲行，女突從內出，牽衣而笑曰：「凡古人男女婚配，年不相若者謂之野合。郎君今已半百，何不達耶？且昔孔子郊游，遇程子班荆而賦《野有蔓草》。使君聞之，亦將鄙以為淫奔期會之辭也？既有老父之命，妾即為君妻，君即為妾夫，何必牀頭嫖嫖褻褻，提焉汲焉，始謂之有別也哉？」言已，俱失所在。顏亦悵然而返，不復出遊。

太原娼（稿本作「封雲」）

太原名妓蔡蓮芳，能詩善畫，其七絕云：「相呼同伴到簾闌，偷看新來客是誰。又恐被人先瞥見，卻從紈扇隙中窺。幾分春色上花枝，雲鬢慵梳睡起遲。鸚鵡簷前空學語，夢中情事自家知。」時值隆冬，雨雪婆娑，霽集尺餘，因塑一雪美人為戲。一士過之，援筆題云：「誰把輕盈妙手，妝成絕趣粉頭。闌珊穩坐不知羞，終日開張笑口。偶遇多情交好，遍身香汗通流。可憐化去無人收，隨著江兒水走。」女由是遂萌從良之願。從良後，畫柳於扇以寄舊好，並題句云：「曾向章台舞細腰，任君攀折嫩枝條。從今寫入丹青裡，不許東風再動搖。」無何，所從之人暴亡，女誓志不入青樓，因賣詩畫以為活。

一日，有購畫者一人來，聽其音保德人，問之，姓封名雲，似曾相識，笑語之曰：「依亦保德人，君能宿於此否？」其人素知蓮為妓女，曰：「能。」意以為技癢耳，未諳其有他故也。先是，女本姓懷，父籍保德，善丹青。女幼字姨弟封雲，十五歲時從父投親，未至，父卒於太原，女自鬻為婢，以葬其父。後主人以女他贈，凡三易主，流落煙花，幸能自贖得自由。其名蔡蓮芳者，從鴇兒姓而名之也。見封雲，知為字婿，但女知之而不敢言，而封則意料不及此。爰是女與封情意倍篤，封亦與女時相會。封為常隨，嗣上人惡其遊蕩，逐之。忽得時疫，甚重。女知之，往勸封就已醫治。女竭力護持，奉事湯藥，衣不解者累日。封病劇，日夜謾罵，稍拂意輒披女頰。女悉忍受，無怨言。封小愈，自悔，伏牀謝罪。女曰：「君病耳，依何敢介意？」封益感女德，將衣物俱交伊收管。年餘，生一子，封喜不自勝。

一夕，封與女抱子笑言，女曰：「聞君幼聘懷氏，有諸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懷氏從父投親，父卒於路，後聞流落煙花。設今欲歸君，君納之乎？」曰：「納之。蓋妓之從良者恒多，人之納妓者亦復不少。今欲歸僕，是未忘媒定之義，較之無故納妓女猶愈也。」女笑曰：「若然，妾與君無媒定證，君納渠，必重渠輕妾。」封曰：「是何言也。僕與卿當別論，屢蒙巨惠，儼同再造，有卿在，理宜拒懷不納，況輕視卿乎？」女猶未信，封誓以皎日。女喜曰：「妾即懷氏。」遂歷述受聘以後之事。曰：「卿盍早言？」女曰：「妾失身院中，人悉不齒，不敢望君容納。然君無納妾之意，行將自盡以報君，決不復蹈故轍以重污辱。」封笑曰：「僕固疑卿閱人實多，何獨鍾情於我也？」氏秉性和順，待人卑恭，人未有知其嘗為娼者，即或有知之者，亦謹為諱。

虛白道人曰：懷氏即曾為娼矣，偶見字婿即漠然置之，人亦難以不義不仁律也。蓋其所為，已在不仁不義之列。乃知為婿而不言，暗從婦宜，明以身事，其事夫較常情而倍篤，其從夫同貞節之無他。於世俗中得一節婦為難，於煙花中得一義婦亦不易，豈可以其失身青樓而不仁其心、不義其事耶？

賀夢齡

咸豐十一年辛酉，秋八月十四日，南匪自西南驟至。婦女逃難者扶老攜幼，哭聲載路。黃台以北，幸河水漫溢，賊未敢大肆蹂躪，而被害已不堪言。賊宿灤鎮；十六日，東竄。餘時避難華不注。晚望烽煙四起，東北方尤甚。有賀夢齡者，他邑諸生，肄業山寺，實亦逃難者也。一日，登山游矚，見有女攜筐獨行，左右顧盼，似欲采采。睨之，絕佳，又尚鄰村富室車翁之女；轉念渠斷不為此。趨近之，見筐中無物，情不自禁，曰：「子採菜耶？」女曰：「採藥耳。」曰：「藥材此山盡有，子何竟無所得？」女曰：「吾所彩實難得。」曰：「何藥？」曰：「龍芝草。」生以為戲已，置若罔聞。女曰：「娶妻得悍婦，亦人生不多有之事。」生曰：「子誰謂？」女曰：「謂君耳。無故與游女接談，理合得悍婦以折輕薄之罪。」生戲之曰：「得悍婦固不幸，如得美婦如卿者，何幸如之？」女曰：「吾不美，得不得無關係。」生終以無故誘懷春之女為非禮，意欲端歸。女止之曰：「君之美妾，非欲妻妾乎？」生曰：「雖欲之，其如家有悍婦何？」女曰：「廟居其可。」曰：「廟有僧眾。」曰：「妾自能不令僧眾見。」生知其非人，問之。女曰：「何必問。吾色既似車氏之女，君即以吾為車也可。」遂與女同歸山墅。相處既久，亦無他異，惟每夕令生焚香一炷，拈香後，女以雨傘供其上。生問何為，女曰：「日後之備，君不知也。」二月中旬，天氣忽寒。生有狐皮外衣，因著之。女曰：「君勿衣此。務折疊密藏，無令妾見，不惟惶恐，心實有不忍睹者。」生不欲拂女意，勉從之。生偶回家省親，妻惡其多日不歸，閉門不納，生自宿於他室。歸以語女，女曰：「八月後，悍意自化。」生亦不解所云。

生有孝行，南匪到時，急欲回家，女慨然曰：「家有父母，不得不去，君固宜歸也。」遂擇所供傘示之，曰：「如遇賊，擇路旁閒地，撐舉此傘，無論人數多寡，令圍傘團坐，賊自不能見。傘內所繫紙卷若干，如見賊所擄掠之人欲救之，救一人可焚一卷。

」乃閉傘授生。生歸，遇父母偕鄉人奔逃，急以女言語父母，謂鄉人曰：「從我來，可避劫。」生如女言安置，戒勿嘩。未幾，賊至，果如無所見者而過之。被擄子女哭泣可憐，生乃焚紙一卷，而一人自來，遂連焚之，約救百餘人。後見一賊擁一女同乘，視之，車氏也，急焚紙卷，其賊釋女自乘去。復見二人追一少婦急行，鞭撻於後，是生悍妻。念夫婦之情，亦焚卷救之。婦至生前倒地不動，遍體青紫無完膚。多時，賊過盡，他人自歸，唯車女依生母不去。生送女歸，女家悉避難未回，女仍從生去。抵家，日已暮，父母早眠，妻傷重不欲起，惟生與女燈下默坐。生意欲令女同妻眠，已可獨臥，以語妻。女聞之曰：「君憎妾也？活命之恩，欲以身報，恐歸家後，父母不從妾志。」生未及答，妻力疾起，曰：「女既有心，夫宜從之。吾讓臥榻。」攜袱竟去。生心喜曰：「吾妻之悍果化耶。」遂與女眠。女問及寶傘之由，生因以詳告，謂不知其何仙。女曰：「渠不欲君衣狐衣，渠必狐。」生豁然曰：「卿所臆是也。」車亦甚德狐女。次日，生執傘赴山寺，見女已俟廟外，迎謂曰：「君舉家無恙，復得妻如願，可喜可賀。」生揖謝曰：「皆卿之力也。」女不隱身，僧見而問之，生偽以內子為眷屬未被賊傷，特來報答神庥。已，共入生齋。生問：「卿何以貌似車氏？」女曰：「非妾真容。所以化渠容顏者，知君必得之為妻。妾去後，見渠如見妾，省卻君無數相思。」僧人見女出，持傘前行。生從之不及，崎嶇過華山樹，忽不見。生亦自此歸家矣。

虛白道人曰：茫茫大劫，唯孝弟忠義之人，每不但能免於難，並可轉禍為福。賀生之得狐助、化悍妻、獲嘉偶，夫豈偶然也哉？